

父亲生病失语，想表达什么时，嘴里总是发出呜呜呜的声音，他说得费劲，我们听着也费劲，我们往往会递给他本子和笔，让他写出来。他就用手歪歪扭扭地写着，我们拿起本子，正看倒看，歪着看，有时还是不能弄明白他写的是什么。像我们这些年轻的、正常的人有时候还经常提笔忘字，可怜我七十岁的老父亲，有时拿着笔的手举起半天，也不能将笔尖放到纸上。很多次，他无奈地垂下拿笔的手，眼里满是失望。

自我姐夫被检查出肺部

有肿瘤后，大姐一直忙于为姐夫治病，顾不上来家里照顾卧床的父亲。姐夫的病，我们姊妹几个达成了一致意见，不向父母透露，害怕病中的父亲情绪不稳定。我们聚到一起，少不了议论这事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父亲渐渐地听出来我们家发生的这件大事。头两天他时不时地就会痛哭一场，继而他拒绝吃药，不配合治疗。看着父亲那么痛苦，一开始我们还莫名其妙。一次，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痛哭不止。我问他为啥哭，并将手伸过去，让他写，他用颤抖的食指在我的手

父爱无边

◇新区 李海玲

心写下姐姐的名字。我完全明白了，父亲在为大姐而悲伤，感叹大姐的命不好，我内心涌起一股酸涩。大姐没有一天不牵挂病中的父亲，一直很内疚没有时间照顾父亲。

大姐抽出一天时间过来看望父母，父亲看着消瘦的姐姐，眼神里透着心疼和怜悯。忽然，父亲仿佛想起什么，拍打着床铺，比划着，嘴里发出含糊不清

的声音，大家费尽心思也没弄明白他要表达什么意思，这让父亲更着急。不知谁伸出手来，让父亲写，父亲艰难地、吃力地搜索着记忆里一个个陌生的汉字，认真地写下一个“交”字。母亲恍然大悟，问他说：“是不是让给大闺女煮饺子吃？”父亲猛地地点着头，开心地笑了。大姐的眼圈红了，内心筑起的坚强防线轰然倒塌，泪水

涌了出来。她哽咽着说：“我不能来看爸爸，爸爸还一直惦记着我。”父亲也止不住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

父亲一生辛辛苦苦养育了我们，给了我们无限的爱，老了，他躺在床上，看到孩子受苦，自己无能为力，他心如刀割呀！

好好活着，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敬。

飘不去的紫云

◇山城区 韩新彦

不问你为什么欣赏我，因为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欣赏你。只记得有谁说过，如果友情可以算得很清，那么它只不过是一杯香甜的美酒。

四月的梧桐树开出好多好多的紫花，像一片飘不去的紫云。是的，多像那一片飘不去的紫云啊！那花儿好香好香。我俩站在这四月的梧桐树下，头上的紫云飘下浓浓的香气，我们好像站在云中一样，似乎这山城忽然变得幽静，幽静得如梦幻一般朦胧而美丽，却又真实得像太阳下的玫瑰。

我微笑着看你，你也微笑着看我，我们无须再谈什么；所有的言语都在这微妙的沉默中用目光、用感觉、

用身心来交流、感知。我们就这样静静地沉默，就这样互相对望着，彼此都愉快而舒服；静静的沉默中，我们都体味到世间的温情，我用友爱温暖着你，你的友爱也同时传遍了我的全身。

嘘！我俩都不要说话，免得声音惊醒了我们的梦，让我俩就这样彼此不语又彼此温暖。我们的天地，是比大自然还要无限。谁说人互相深不可测呢，我可以从你的眼里读出我的形象；谁说世界总是冬天的颜色呢，我眼中的你，不正像这头上的紫云吗？

是的，你就是我心中飘不去的紫云。

是的，我在你的心中也一样的可亲。



山村石屋(国画)

安义勋 作

别让自己不介意

◇鹤山区 王文军

家里养的两只小乌龟死了一只。

女儿正在看电视，我告诉了她。

“你是说我的乌龟死了一只？”她瞪大了眼睛。突然，她号啕大哭起来。

或许是女儿的哭声感染了我，仿佛有水漫过心头，我的心一点点地湿了。

对于龟的认识印象最深的是在庄子的文章里，庄子说龟能活500年。据说生活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热带岛屿的一种龟可活300年。对于这些说法，一向不大相信。但我知道，活几十年的龟必定是有的。而且龟的饲养极其简单，于是我就买了两只。

两只小龟被放进我家电视柜旁边的那只鱼缸里。小龟很是活跃，与印象中的沉静不大相符，它不停地伸出头和四肢，在水里爬来爬去。若是丢些食儿给它们，它们就迅速地爬过去，张开嘴轻轻地咬住，吐出半粒，再把含在嘴里

的食儿一点一点地吃下去。

自从有了小龟，家里仿佛多了不少生气，尤其是女儿，从幼儿园回来，总要趴在鱼缸旁边看好大一会儿，然后放进去些食物。看到小龟吃下食物，她便会欢呼雀跃。

忽然有一天，我发现其中一只龟越来越不爱动了，即使有食物在身边，它也不肯伸出头来。直到今天，它静静地去了。

原来生命是如此脆弱！

女儿还在哭着，我本想告诉她再买一只回来。可一看死去的龟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。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养过的一只猫，它死的时候，我也大哭了一场。

我告诉女儿，要好好喂养剩下的这只。女儿使劲儿地点头。

可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接下来的几天，这一只龟也渐渐地不吃食儿了。它可能是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吧。

正巧，最近母亲从老家赶

来检查身体。好久不见母亲，蓦地发觉，年近花甲的母亲头发已白了大半。

母亲总是提到父亲，她说地里农活儿很多，父亲常常很晚才回家，她不在家，父亲只能自己做饭。

我本想让母亲留下来帮我照看一阵子女儿的。我好像看到了同样花白头发形单影只踽踽独行的父亲。我心里一酸，忍不住要落下泪来。我告诉母亲，等她检查完身体，就送她回去……

在这样一个细雨霏霏的初夏的日子，我默默地沉浸在生命逝去的哀伤里。什么是生，什么是死？古人云：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可美好的事物又岂能长久地存在？

时光如流水匆匆去，逝去的永远不会再来了，活着的也正在慢慢地老去，面对这原来如此贴近的生死，我该说些什么，又能说些什么呢？

生命正在悄悄离去，别让自己不经意……

饭根

◇淇县 杜永沛

小时候，母亲是家里的专职炊事员。每天，全家8口人的饭菜，全由她做。
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缸里的玉米、谷子、豆子、麦子，少得可怜，平摊到365天里，平摊到8张嘴，显然不够。罐里的米面，是挖一瓢，凹个舀；挖一升，塌个坑。为了一年四季不断炊，母亲费尽了心思。面罐里，放了一只柳条编的升，升内壁，母亲标了一条黑线，做饭用的面，绝对不超过黑线。米坛里，放了一只酱色的小陶碗，碗沿上有一个三角形的豁口，做饭用的米绝不超过那个豁口。

母亲把饭做好。开饭了，一家人都端起饭碗，盛满稀饭，热乎乎地吃；母亲则躲在一旁，默默地做家务。等到全家人吃饱了放下饭碗，母亲才端起饭碗，这时，锅里只剩下点饭根了。母亲用铁勺把饭根一点一点地刮进碗里，铁勺蹭着铁锅，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。

饭根多的时候，能盛满一碗；少的时候，只能盛半碗或者少半碗。端着饭根，母亲坐到院子里，香香甜甜地吃着饭根。

就那点可怜的饭根，母亲也不是每次都能独用。我吃饱了饭，有时候会坐到母亲身边玩耍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母亲就会毫不吝啬地把饭根里的红薯干、黄豆等用筷子夹出来，塞到我的嘴里，她乐呵呵地看我鼓着腮帮子吃。饭根填不饱母亲饥肠辘辘的肚子，她常会在饭根里放一些咸萝卜、干菜叶，倒上开水，慢慢地吃，连稀汤都点滴不剩地喝光。

母亲很瘦，眼窝深深凹陷，黑亮的眸子，仿佛深谷里的一潭碧水。颧骨高高凸起，两颊瘪瘪的，脸色白里透着青色。

也许是习惯难改吧，后来，家里的日子富裕了，每次吃饭，母亲依然会把锅里的饭根，盘子里的菜根，收拾起来，津津有味地吃。



书法
姜世军书

脚来乐养生堂
休闲足疗 健康一生
洗脚 38元
脚来乐养生堂引进先进皇室四维疗法，能明显促进身体新陈代谢，排出毒素、滋养肌肤、调节内分泌、平衡身心、消除疲劳、增强抵抗力、消炎杀菌、改善脚气、脚裂等症。
电话：0392-3334888
地址：新区新世纪广场东区内侧乙排14号

品味轩女士美容养生馆
品味人生 做品位女人 到品味轩来!!
本店最新引进“中医养生”纯中药萃取产品，结合专业磁罐调理您的五行经络，内在脏腑。
解决 颈肩僵硬，头晕、腰酸背困、乳腺增生、失眠多梦等亚健康症状。
常年招收学员 持本报到店者可免费体验
电话：3973100 解释版权归本店所有
地址：大赛店巷卫生局西30米品味轩